

“送大米的小姑娘”

■ 李小雨 上海 菜鸟物流配送站快递员

我在站点“安家”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期间为周边社区送去了几千斤大米以及数不清的“柴米油盐”。不少人喊不出我的名字，但都知道有一个“送大米的小姑娘”在附近日夜奔波。

在上海，我负责天猫超市的包裹配送。抗击疫情开始后，由于自家小区封控，我就把“家”安在了浦东新区高科西路1841号菜鸟旗下的丹鸟物流花木配送站。这里原有14名配送员，主要负责配送花木街道、塘桥街道和北蔡镇3个区域，按照疫情管控的要求，加上我只有6个人，相当于6个人要干14个人的活。

因为疫情导致库存积压了大量订单，我每天至少要送200件包裹，一次200斤至300斤打底，工作量比平时翻了一倍。

每次送货前，我总要尽可能往车上塞包裹，连车把上都挂满了袋子。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多送一件是一件。

花木站就我一个女配送员。在同事眼里，我是一个女汉子，因为每天要扛几百斤的大米。前两天有客户给我们领导打电话，主动问到我。对方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就说那个送大米的小姑娘太辛苦了。然后大家一传十、十传百，附近一些社区的人都管我叫“送大米的小姑娘”了，很亲切。

其实我已经不是“小姑娘”了，我有两个孩子，都在河南老家，由老人照顾。3年前，我跟着丈夫来上海打工，加入菜鸟。这些年，我渐渐把上海当成了第二故乡，希望在这里扎下根来。我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，特别融洽，大家都互相鼓励，比谁送得多，没觉得日子苦，反而特别有劲！

所以当上海发生疫情后，我选择了留守。父母不断打电话催我离开。父亲跟我说，家里上有老、下有小，不能没有我。

我跟他们解释，既然我人在上海，又从快递这一行，就想出一点力。现在，每天晚上我会和父母、孩子通电话报个平安，这也是我每天最期待的事。

晚上，我睡在车里。虽然个子不高，但在车内也感到空间狭小，经常睡到半夜发现腿麻了，就出去转一圈，回来继续睡。

现在客户一接到我们的送货电话，可激动了。他们没想到我们还能送货，都忙着说谢谢。很多人还会嘱咐我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。

来上海3年，我第一次看见这么静谧的上海。以前车来车往的，现在路上很安静。希望疫情早点儿结束，上海能恢复到以前熟悉的样子，那才是我喜欢的上海。

本报记者 熊建采访整理

抗疫！我们万众一心



1 李小雨在整理准备送出的快递物品。



2 黄振豪（右二）在流调中。



3 朱平兰



4 宋帅在方舱医院建设现场验收进场物资。



5 樊世贞在工作中。



6 方明和妻子张明明、王楠合影。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

我就是一块砖 哪需要往哪搬

■ 方明 北京海淀区 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

随着甘家口街道部分区域实行临时管控，我第一时间支援到核酸检测工作中。每天的点位都不一样，有时候还会入户进行核酸采样，有需要转患者时我也会去。我就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往哪里搬。

核酸采样工作考验着每一名医务人员的身心，对我来说，最“犯怵”的就是进老旧小区入户做核酸采样，不是怕有风险，也不是怕来回路程远，而是要爬楼梯。有一次，我去给一位老人做上门核酸检测，他家住6层，是那种没电梯的老楼，穿着隔离防护服，这腿本来就不好抬，还要上顶层，一身汗不说，实在是喘不上气。

目前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，每个社区的人手都很紧张。我妻子张明明是合建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，同为医护人员，在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，她也不得不放下家中两个孩子，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。本轮区域核酸筛查，妻子被安排在紫竹院南路23号院内的核酸检测点位。为了与居民在检测高度上保持一致，她坚持站着为大家进行核酸采样，因为大家站着进行得比较快，每个人少一个动作，就能节省几秒，后面的进度就能大大提升。方便了大家，却苦了自己，赶上核酸检测“早高峰”时段，她要连续站上两三个小时。

5月4日这天，没想到我和妻子被分到同一个核酸检测点位。这是这么多天以来我们两人第一次并肩作战，一个站在遮阳伞内，一个站在烈日之下；一个负责核酸采样，一个解答居民关于防疫方面的问题，各自忙碌着……核酸检测工作顺利完成后，我们脱下已经湿漉漉的隔离防护服，才有机会相互说上几句话，被口罩勒红的脸颊是我们共同努力的见证。“今天终于能一起吃个饭了，挺好。”妻子笑着对我说。

本报记者 贺勇采访整理

方舱交付那天是我们的婚礼日

■ 宋帅 中建八局二公司援建济南市天桥区方舱医院项目材料主管

4月10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，但对我来说，既重要又特别。这一天，我参与援建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方舱医院项目交付了。也在这一天，我和爱人举办了婚礼。

我叫宋帅，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济南人，担任中建八局二公司项目材料主管已有6年，对济南有着浓浓的情谊。3月18日，我所在的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接到一项重要任务，抽调援建方舱医院。此次援建任务艰巨，需要在20天时间，完成1054间隔离病房建设任务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。当时心里打怵，4月10日是我们两家很早就定下举办婚礼的日子，这会儿家里也需要我。“任务紧急，你去就行，家里这边有我呢。”未婚妻的理解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

项目上所有的物资运输、进场，都由我沟通协调。我得尽最大可能快速、有序统筹建设物资，才能为后续建设团队争取出更多时间。每天超过350套箱房进场，40多台机械运转，其他建设物资调拨，更是远超平时的工作量。项目结束后，我看了下手机，每天得接打400多个电话。每隔几天我就换一次手机铃声，因为每天这么多通电话使我产生了幻听，总觉得手机在响。

隔离点建设地远路偏，在现场进行箱房拼装，场地受限。通过协调，我们争取到附近一处空闲场地，白天将箱房在此拼装好，晚上再调度20余辆运输车，将成型箱房吊装进场。受疫情影响，零星材料进场困难且容易丢失，我就干脆把办公室当作物资仓库，变成兼职

仓管员。在一堆堆材料上吃饭办公也挺有意思，虽然工作环境差点乱点，但如果丢了材料、耽误了工期可就麻烦了。

这几天，可以说是白天夜里连轴转，超负荷运行。身体的劳累和精神的紧绷，只要一看到爱人发来的信息就都烟消云散。“你戴好口罩哈，今天风巨大。”“我在筹备婚礼物资，算不算在当咱俩婚礼的材料主管？你忙你的，不用回复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项目按期推进。4月6日，20天的援建任务圆满完成；4月10日，方舱医院正式交付。好久没在家里露面，岳父母看到我的时候，说我黑了瘦了。我问妻生不生我气，她说：“疫情面前，我都懂。”

本报记者 石畅采访整理

一句“辛苦了”让我和同事感动半天

■ 黄振豪 广东深圳 龙岗区疫情流调前线指挥部流调员

我是龙岗区平湖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，平时的本职工作是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。今年深圳“0107”疫情发生后，我被抽调至疫情流调专班，成为全区十几支流调队伍中的一员。

流调员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开展电话流调、协调社区、现场调查处置，对阳性病例可能造成的传播风险进行甄别等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后台也要干，一线也要去。

当时深圳大规模核酸采样是采取“10混1”混检，一旦出现阳性，我们首先要对10名涉阳人员进行基本的电话流调，比如有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、近日核酸检测情况、是否出现新冠“十大症状”等，同时通知社区开展管控、应急采样队上门采样。

锁定阳性人员之后，流调员要迅速通过电话确认人员近期的行动轨迹，对其有可能造成传播的风险、相关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进行逐一甄别，并开展风险评估，对可能的感染来源进行筛查等。

今年1月，龙岗区多个确诊病例与一家大型商场产生关联。在人员复杂、场所密集的商场开展流调，我也是头一回。那几天里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对着几十个监控探头的视频不断进行回溯、比对。当传播链搭建完毕时，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“破案了！”的感觉。

流调工作看似简单，实际要求非常细致，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合作，绝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可以完成的。经过几个月不断的磨合，我业务日益熟练，与团队成员的配合也越

来越默契。最重要的是，应急响应机制也变得更成熟，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在疫情期间，流调专班的主班人员都是24小时待命。从1月开始，我就长期驻扎在流调专班驻地，忙的时候一天要打出60多个电话，好几次都在凌晨两三点钟接到任务，通宵也是常有的事。

尽管几个月都没能回几次家，家人都很支持我的工作，让我没了后顾之忧。在工作中，大多数市民也都会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有时候电话里的一句“辛苦了”，也会让我和同事们感动半天。真心希望深圳疫情防控形势能更加稳定、向好，这也是我们所有一线工作人员和市民共同的期盼。

本报记者 吕刚采访整理

打虎亲兄弟 上阵“夫妻档”

■ 朱平兰 甘肃漳县 三岔镇中心卫生院全科医生

不久前，新一轮疫情突袭兰州。接到支援省城核酸检测指令后，我主动报名并迅速前往兰州。到达后，我们来不及休整，便“全副武装”投入到大规模核酸采样和扫码工作中。防护服穿脱一次非常繁琐，为了方便工作，我们常常连续五六个小时不能喝水、不能吃饭，甚至厕所也不能上。一次采集任务下来，口干舌燥、嗓子冒火，但头发和衣服却常常湿透，像是刚洗完澡。

在长达33天的工作中，“白+黑”是常态，回到住处时已是深夜。我们每天要采集八九百人次核酸，最多的时候达1000多人。这次任务中，由我个人采集的核酸样本就达1.5万多人次、扫码5000多人次。

打虎亲兄弟，上阵“夫妻档”。我丈夫是漳县疾控中心检验科工作人员，疫情期间每天都要做实验、汇总数据，下班也很晚。面对疫情，我们两人都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。两个孩子交给婆婆照顾，但她身体也不好。由于工作繁忙，我常常来不及接听、回复家人的电话和微信，有时候看到女儿发来的语音留言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舍小家，为大家。难过归难过，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是穿着防护服、腰间别上垃圾袋，绑上消毒拿起试管，走街串巷、爬楼入户，为密接、次密接封控人员进行核酸采样。为确保采样标本合格，就要下手稳、准、狠，虽然也有极少数群众不理解，但我们都是耐心解释、

毫无怨言。

我从小就有个从医梦。1999年，我考入平凉医学院学习妇幼卫生知识，毕业后如愿成为三岔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医师；2009年，我又考入兰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临床医学系学习3年，现已成为医院全科主治医师、妇产科主治医师。选择了当医生，就是选择了悬壶济世、救世苍生。疫情袭来时，就是人民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刻，我们必须站出来、豁得出去，这是我们的使命！因为使命在肩，所以勇往直前。

现在，为期一个多月的支援任务已经结束，期间我流过汗水，也流过泪水，但更多的是收获与感动。本报记者 付文采访整理

第三次赶赴疫情发生地支援抗疫

■ 樊世贞 河北文安县医院护士

3月16日早上8点，我刚从医院下夜班，还没来得及回家休息，便来到所在小区为居民采集核酸。采样过程中，又接到医院报名支援廊坊市安次区的通知，我又不假思索第一时间报了名。顾不上回家收拾行李，采集完所有居民的核酸后，我便和丈夫匆匆告别，奔赴安次。这是我第三次赶赴疫情发生地支援抗疫。

到达驻地稍作休整后，我们连夜投入到紧张的入户核酸采样工作中。因为疫情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人户采集，所以这次核酸采集工作的难度和强度都非常大。我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戴着“憋气”的N95口罩和紧压在鼻梁上的护目镜，和战友们坐着电

三轮车，在志愿者的带领下，一户一户去采集，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。半夜工作时，村里没有路灯，我们就拿着手电筒在微弱的灯光下认真扫码、登记、采集。

3月18日，廊坊突降大雪。由于道路湿滑，我们坐的三轮车差点儿翻车。给每个居民采集完后，我们就进行手消一次，把手消打在手上消毒，冻得手生疼，拧采样管都很难拧动。每次摘下手套，手背上裂满了大大小小的口子，手背上裂满了大大小小的口子，心里也是暖暖的。

作为妈妈、妻子、女儿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会十分想念家人。但为了不让他们担

心，我每次都是跟丈夫简单交流后便挂断电话。

“妈妈，您放心吧！我可以照顾好弟弟，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们等您平安回家。”闺女暖心的话语让我忍不住泪盈眶。我的两个孩子老大13岁，老二9岁，他们似乎懂得妈妈在一线辛苦，没有家人守护，他们自己乖乖居家上网课，姐姐弟弟按时下楼做核酸检测。渴了饿了，姐姐就去烧水做饭。

家人的理解、孩子们的懂事，让我在前方没有后顾之忧。我希望，疫情早日烟消云散，让我乃至千千万万人不再承受与家人离别之苦。

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